

世界知識叢書之五十七

華爾街的統治

朱彤著



世界知識社出版

世界知識叢書之五十七

華爾街的統治

朱 彤 著

世界知識社出版

一九五一年七月

華爾街的統治

世界知識叢書
之五十七

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

著者

朱彤

出版者

世界知識社

北京(0)東堂子胡同四七號

上海(0)延安東路一七二號

承印者

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

總經售

長華書店

定價四千五百元

◁版權所有 ☆ 不准翻印▷

京(1,00001—15000

書號0042

AB 5/5

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，在政治方面，一般地傾向於暴力和反動。

——列 寧

列寧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中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，揭露了它的潰瘍及它不可避免的滅亡條件。

——斯大林



價
五百元

目次

第一章 華爾街統治的工具 政黨	(一)
第一節 兩位『演員』的嘴臉	(一)
最好的雨傘(二)——國會裏的『兩粒豌豆』(六)——『金字塔』形的建築(九)	
第二節 象驢競賽的一筆賬	(三)
大夥兒的牲口大夥兒餵(一四)——『誰買笛子，誰就可以叫它唱曲子』(一六)	
——幽默的『糞便清道夫』(二二)——杜魯門·香烟·肥皂(二六)	
第二章 華爾街統治的手法——選舉	(六)
第三節 死魂靈投票	(六)
『無止盡的連鎖』(二九)——『死魂、游魂、病魂、癩魂』(三二)——『筆糊塗賬』(三七)——四假一真(四一)	
第三章 華爾街統治的秘密——第三院的活動	(四)
第四節 捉住議員們的尾巴	(四)

「精緻的藝術」(四六)——「看守的眼睛」(五一)——「戰鬥」在進行中——提議員(五六)——「戰鬥」在進行中——結盟友(六〇)——「政治上的兀鷹」(六六)

第四章 華爾街統治的機構——政府……………(七)

第五節 得勝者分贓的權利……………(七)

歷史的傳統(七一)——魏爾大廈要倒了(七三)——荒年以後的景象(七七)——「掃帚政府」和「垃圾政府」(八〇)——「飄在大洋裏的寶船」(八四)

第六節 「誠實貪污」的妙計……………(八)

啞吧買地(八九)——銀行家的友誼(九一)——市長和他的賣雞蛋朋友(九二)——議員們投票的市價(九四)——警察局長的黃金窟(九六)——剝削大崗上生長出來的樹枝子(九七)

第五章 華爾街統治的基本對象——工人階級……………(一〇)

第七節 陰森森的『世紀末』景象……………(一〇)

黑夜飛來的武裝部隊(一〇四)——特務企業股份公司(一〇八)——「摩華流域方案」(一二二)——工人弟兄們站在巨大的屍堆前面(一二六)

後記……………(一一)

第一章 華爾街統治的工具——政黨

美國政治的神話

在每一個自由的社會裏，一定要有意見相反的政黨，以及強烈的分歧和異見。……人類是一個理性的動物，他們會把適度的權力付給自己選擇的政黨，並監視它們依照自己的意志而履行職責。

——傑弗遜『論民主政治』

第一節 兩位『演員』的嘴臉

在美國政治舞台上，輪流表演的，有兩位不很出色的『演員』：一個是驢，另一個是象；就是民主黨與共和黨。一百六十年來，這兩位『演員』一直在馴順地爲它們的主子服務，幹盡了種種卑鄙醜陋的勾當。象也好，驢也好，對於美國人民說來，祇有一種意義，就是華爾街飼養的牲口。

我們從前聽過一種神話，說政黨是超階級的，人們可以根據政黨不同的主張和政綱，每隔一定時期，進行一次選舉；這個選舉就意味着不同政策的抉擇；而這個抉擇就是所謂『民主』，或者叫什麼『政治自由』。但是我們研究美國象驢兩黨實際的活動情形，恰恰粉碎了這一瀰天大謊。

最好的『雨傘』

首先我們看出來，美國那些政客們，今天是長耳朵的民主黨，明天就會變成長鼻子的共和黨。變來變去，絲毫不影響他們的政治生命。道理很簡單，他們的政治生命，並不在於『他們是象或驢』，而在於『他們是資本家馴順的牲口』這一事實上。我們愈是透澈了解『象驢互變』的混亂情形，便愈能看清華爾街政黨的本質。

隨便舉幾個例子談談吧。一九三五年，民主黨的威爾遜（S. D. Wilson），是共和黨提名當選爲費城市長的；被打敗了的比·肯勒（B. Kellay），共和黨員，却是民主黨的競選人。兩年以後，威爾遜改列在民主黨的候選單上，而肯勒却正式退出共和黨籍，變成威爾遜的擁護者。又如勞高迭亞（La Guardia），以共和黨的資格，幾次當選爲衆議員和一九三七年的紐約市長，但在一九四〇年的聯邦選舉中，他却支持民主黨的候選人；有趣的是，他仍以共和黨的身份，在一九四一年，再行當選爲紐約市長。（註一）又如海倫·約翰奎（Hiram Johnson），初以共和黨的資格，當選爲加里福尼亞州的參議員，一九四〇年他又再度當選，不過這次却是民主黨提名的。有些報紙罵他是『共和黨的叛徒』，有的却庇護他，說他本來不是『十足的共和黨』。

（註一）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費爾利（Farley）的談話 紐約時報，一九三八年十月廿、廿一日。

(Not a Substantial Republican) 無論如何，這些變化對於他的參議員地位，是沒有任何影響的。(註二)

或者有人說，這祇是個別黨員的情形。可是在美國，『象變驢、驢變象』的大規模演出，却是很尋常的事體哩。例如一九三八年，民主黨的艾都俄州支部，一下子就吸收了大批共和黨員，大約有兩萬人。在新澤西州，經常有所謂『一日共和黨』(One-day Republican)，這就是說，平日是民主黨，祇有選舉這一天，變成了共和黨。一九三七年，該州『一日共和黨』的數目，統計是兩萬五千人。一九三〇年，在萊布雷斯加州，『一日共和黨』也是兩萬五千人。讀者們對於這種成千累萬驢變象的事情，一定會感覺奇怪，但是這並不算稀奇。在一九三二年的芝加哥和可克郡，竟有大批共和黨員，集體被『誘入』民主黨，兩年以後，這些被誘惑的共和黨，就像野鴨子似的，成羣結隊地回到它們老窠。這個數目是二十五萬！(註三)

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特寫，題目叫做『愛麗斯漫遊記』，形容美國兩黨混亂的情形，很是精彩：(註四)

(註二)見芝加哥論壇報，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。紐約時報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。

(註三)見一九四二年『美國政治科學評論』，二月份，『美國政黨黨籍問題』一文。

(註四)見紐約時報，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。

愛麗斯看見她的朋友放下報紙，愉快地鬆了一口氣。她等待朋友報道計勝好消息。

「哎，愛麗斯，」朵爾瑪斯說道：「我簡直等不及十一月了，我急於要在共和黨的信選名單上，選舉一個民主黨市長。」

愛麗斯笑了：「不對罷，你是說在民主黨的名單上？」

朵爾瑪斯露出詫異的神情，喊道：「什麼，你不曉得你的想法早已毫無意義了麼？……你可以在共和黨的名單上，選出一個民主黨，……你也儘可以在民主黨的名單上，選出民主黨，或者一個穿著考究的紳士，或者你喜歡的爵士音樂隊隊長，或者反對婦女在酒吧間縱飲者。……還有哪，我聽見中國人說，蔣介石經常在日本的提名單上競選哩。」

這時候，爲了調停她們的爭吵，赫特忍不住插嘴道：「朵爾瑪斯不是別的意思，她是說，如今是『開通』的時代了，(Broad-minded age) 一切標記都失去了意義，……你不能從名稱上找出什麼特徵來。」

海爾也打破了他長期的沉默，說道：「對呀，除了蕃茄汁和變氣水之外，別的什麼也說不上了。……你知道，蕃茄汁的瓶子上一定要有標記，說明它是真蕃茄還是加工的染色食物。而變氣水的瓶子也要註明，裏面百分之九十七不活動的成分是水，……但是請問你，有沒有法律規定，——一個競選市長的民主黨候選人，必須貼上標記，說明他的民主黨成份不少於百分之二十三？……」

這一個問題，自然就把愛麗斯楞住了。依美國現行的法律，象驢兩黨的黨員，是不需要任何商標的。舉例來說，伊利諾州法院就公開判決：『一九三八年民主黨，可以在一九四〇年變成共和黨，而在一九四二年再變回來，這樣變來變去，並不犯法。』(註五)應該承認：這條判例

倒是『賢明』的，很能照顧客觀的事實。象和驢本是一路貨，限制它們變動有什麼意思呢？

至於從事變幻的大羣象和驢，他們自己有什麼感想，白爾特（C.A. Bertall）教授有過詳細的研究，得到下面的結論：（註六）

對於出現在新澤西州的『一日共和黨』，兩黨的領袖們或者他們自己，都不承認自己是共和黨，而祇認為是臨時跟共和黨合作的民主黨；在伊利諾州，爲了協助湯姆生市長的提名運動，因而加入共和黨的民主黨員們，以及爲了打垮克萊——耐施的選舉機器，因而加入民主黨的共和黨員們，仍然各別地被認為是民主黨和共和黨。這種現象，似乎加重說明了兩黨制度的虛幻性。

這裏我們看得清楚：美國の象驢兩黨，對於人民說來，『還不如蕃茄汁靠得住』；對於法律說，『變來變去嘛啥關係』；對於它們自己，『充分說明了虛幻性』；但是對於資本家怎樣呢？——一點不虛幻，象或驢，都是括括叫的工具！美國參議員福克跟紐海風鐵路公司董事長梅隆，曾經有過一度談話，很可以表現老闊們的看法：（註七）

福克：你們的鐵路公司大約沒有濃厚的政黨色彩，對不對？在共和黨控制的州郡，你們就是共和黨；在

（註五）伊利諾選舉法研究，一九三九年，一五二頁。

（註六）見前註『美國政治科學評論』。

（註七）見參議院文件，第五四三號，九四〇頁。

民主黨統治的區域，你們就是民主黨；哪一黨得勢，你們就跟它靠攏。——是不是這種情形呢？梅摩：遇到大雨的時候，我們總是喜歡躲在一把最好的雨傘底下。

這就是說，對華爾街老闆說來，民主黨或共和黨，都是良好掩蔽的工具——雨傘。風暴快來的時候，挑一柄結實點兒的撐起來就是了，管你這把傘那把傘！

國會裏的『兩粒豌豆』

在國會外面，美國象驢兩黨變來變去，亂的一團糟；在國會裏面，它們却呈現另一種景象；一舉一動，恰恰就像兩粒豌豆一樣的神情酷肖。我們從兩黨表決的記錄上，可以找到清晰的證明。試以一九四五年第七十九屆國會為例。據資產階級學者萊狄克（Riddick）研究，在第一次大會期間，參議院一總通過了一千零五件法案，其中九百三十九件，雙方毫無爭執，或者很少爭執，祇有六十六件是經過辯論的。這就是說，百分之九十三點五的議案，象和驢採取了一致的步調。至於衆議院審查的議案，達一千一百八十四件，其中祇有一百二十件，大約十分之一的比例，曾經引起辯論，而結局還是通過了事。（註八）辯論不過是裝裝樣子罷了。

（註八）見萊狄克作『第七十九屆國會第一次大會研究』一文，載『美國政治科學評論』，一九四六年，四〇期，二五九頁。

如果我們進一步追究，就在極少數引起辯論的議案裏，是否可以找出兩『黨』的特徵呢？答案完全是否定的。毫無例外地，即使有爭執的議題，從來不是象統統在一邊，驢另在一邊，兩個『黨』發生了什麼衝突；而是若干象勾結若干驢，反對另一羣象驢聯合部隊。這裏祇有雜色軍的混吵，從來沒有清一色的『黨線』。(Party line) 例如政治問題專家萊斯 (F.A. Rice)，專門研究了六十八屆國會參議院的紀錄，找出四十七個比較重要的表決議案，發現全部爭執都是私人的，不是『黨』的。四十七個表決的票數，平均說來，大致是百分之三十七的民主黨勾結百分之六十六的共和黨，站在一邊；另一邊則是百分之三十四的共和黨加上百分之六十三的民主黨。這種交叉雜配的比例，越發說明了兩粒豌豆酷肖的程度。(註九)

我們還可以舉幾個典型的例子，具體說明兩黨的雜配情形。下面一張表，是霍布金斯大學教授凱氏特意挑出來，自然是具有代表性的爭執議案：(註十)

(註九) 萊斯，『研究政治的數學方法』，二〇八——二一七頁。

(註十) 見凱氏，(D. O. Keo) 『美國政黨、政治與壓力集』，第二十八頁及六七六頁。

議案名稱	(參議院)		(衆議院)	
	修改農 產品等 價法規	限制經濟復興 貸款專爲建築 動力廠案	勞工糾紛 法案	調整農產 品及工業 品價格案
民主黨贊成票百分比	五三	八	四五	四二
共和黨反對票百分比	四七	八〇	五五	五八
共和黨贊成票百分比	六八	一三	五二	四四
共和黨反對票百分比	三一	五九	四八	五六

依上表，在四個比較重要的表決裏，象黨有贊成派和反對派，驢黨也有的是，而且贊成和反對的趨勢，兩個『黨』大致彷彿。在這裏，上帝也找不出象和驢有什麼區別。

象驢兩黨既然如此酷肖，自然就不會，也不可能有任何根本的爭執。這種『一唱一和』的調子，連拉斯基也看不順眼，在一九四八年年初的『民族週刊』裏，他發了一陣牢騷，覺得美國的兩『黨』不爭氣，一場『民主』好戲做得太不像樣，至少沒有英國逼真。——裝也得裝出兩個『黨』的樣子，別叫人民瞧出馬腳呀。美國的凱氏教授也有同樣的感想，他很憂鬱地指出來：(註十一)

(註十一) 凱氏前書，二二三——二三四頁。

兩個主要政黨互相協調的範圍，達到了一種廣泛的程度，而兩黨領袖們對於可爭辯的問題，總是採取了善答善答的態度，——這就是美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色。結果呢，問題是躲掉了，清楚明白的決議是沒有的，……政黨領袖總是忽視根本問題，甚至把這些問題壓下去，而決不帶到光亮的地方。……

……有根據或者沒有根據的詭辯，看起來氣勢汹汹，但問題的焦點却從不接觸。常常是，基本問題不談，辯論集中在故意製造的、或者微不足道的事件上。這情形就像是，比如一九三二年，我們可以假定，全盤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時候已經成熟了，忽然一個來自火星上面的訪客，從這個局勢中，居然發現美國人民面臨的重大問題不是別的，而是一個美國公民，是否可以被准許公開買酒；或者祇能從秘密酒販那裏偷偷吃酒，……

這樣看來，在美國國會裏，象和驢不但步調一致，而且神情也一致，——就是偷偷摸摸見不得光亮的那種羞澀之態。親愛的美國人民，請挑選吧，這一對豌豆您要哪一顆呢？——這就是您的『自由』呀！這就是美國的『民主』呀！

『金字塔』形的建築

我們不能不重複地指出來，美國兩位『演員』底不同表現，——在國會外面大玩花樣，變幻無常；在國會裏面一唱一和，亦步亦趨，——正是說明它們一種共同的本質，就是華爾街統治工具。既然它們都是工具，變來變去不影響他們的政治生命；也正因為同一理由，它們必須像『兩

粒豌豆」一樣酷肖地，服從大老闆們的利益。

至於大老闆們怎樣利用這個工具，把他們的意思表現在美國政治上，這裏面有一段錯綜複雜的過程。美國西北大學政治教授雷氏，(P.O. Ray) 分析一個參議員的經濟背景，得出結論說：議員、政黨和大老闆三者之間，具有一種所謂『金字塔形』的關係。雷氏寫道：(註十二)

這是一幅金字塔形的圖畫。塔頂是參議員潘羅斯。他的寶座彰著幾個字：「黨魁們的神聖權利」，魏爾和麥利荷兩人抬着他。下面圍着一羣覓取生意的承包商人，黨內幹部兼行政上的變料官吏，以及滿手油水的黨支部頭目們。這些傢伙的勢力和「自由」，則是依賴着各分區的黨內小頭目、小小頭目們。再下面就是一羣批發和零售的酒商，他們是富裕的、敏感的和大方的，自己掬腰包不算，還叫其他聲名狼藉的依附者一齊出錢，(註十三)支撐頭頂上的這個王朝。而金字塔的更下層，却是殷實的老闆們所形成的。他們翕着鼻子，屏息靜氣，一直很有耐心地負擔着一切，對於塔內各種鬼花樣，裝作不聞不見，甚至曲予原諒，因為他們知道，那個塔頂上的潘羅斯，是一個出名的保護關稅大王，他會揮動玉旄幫助他們，允許他們獲得紅利，並且朋分利潤，……………

應該承認，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分析。從這個『金字塔形』的故事中，至少可以得到四個概念：

(註十二)雷氏，『美國政黨與實際政治』，四五〇——四五二頁。

(註十三)指妓院賭場等黑暗組織，詳見本書第四章第六節。